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

太祖皇帝

收復江南

建隆元年正月甲辰太祖即位　戊申賜唐主李景詔諭以受禪意　三月丙辰唐主景遣使來賀登極　丁巳復遣使來賀長春節　九月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反遣使來援於唐唐主不敢納　十月上親征李重進十一月平之己卯唐主景遣左僕射嚴續來犒師　庚申復遣其子蔣國公從鎰戸部尚書馮延魯來置晏上厲色謂延魯曰汝國主與吾叛臣交通何也延魯曰陛下徒知其交通不知預其反謀也上詰其故延魯曰重進使者館於臣家國

主令臣語之曰男子不得志固有反者但時有可不可陛下初立人心未安交兵上黨當是時不及今人心已定方隅無事乃欲以殘破揚州數千敝卒抗萬乘之師借使韓白復生必無成理雖有兵食不敢相資重進卒以失援而敗上曰雖然諸將皆有勸吾乘勝濟江何如延魯曰陛下神武御六師以臨小國蕞爾江南安敢抗天威然國主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生死陛下能棄數萬之衆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風濤苟進未克城退乏糧道亦大國之憂也上笑曰聊戲卿耳豈聽卿遊說耶上使諸軍習戰艦於迎鑾店主懼甚具小臣杜著頗有辭辯偽作商人由建安渡來歸而彭澤令薛良坐事責池州文學亦挺身來

奔且歃平南策唐主聞之益懼 上命斯著於下局市良配隸廬州牙校唐主乃少安終以國境蹙弱遂決遷都之計 十二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遣使奉表稱藩 二年二月己卯遣通事舍人王守正使江南勞唐主之遷都也是月唐主始遷於南都立吳王從嘉為太子監國 六月唐主景殂於南都七月以喪歸金陵太子從嘉即位改名煜 八月甲辰唐桂陽郡公徐邈奉其主景遺表來上 九月壬戌唐主煜遣中書侍郎馮謐來貢謐即延魯也唐主手表自陳本志沖淡不得已而紹襲事大國不敢有二郡於吳越恐為所說上優詔以答焉初周世宗既取江北貽書江南如唐與回鶻可汗之式但呼國主而已上因

之於是始改書稱詔　戊子遣鞍轡庫使梁義如江南弔祭　十月癸巳唐主以皇太后山陵遣戶部侍郎韓熙載等來助葬　丙申命樞密承旨王仁贍使江南以唐主新立往申慶賜也　十二月唐主追謚其父景爲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蓋因馮謐以請於上而爲之也三年正月乙亥遣使賜唐主生辰國信物　七月庚申唐主遣客省使翟如璧來貢謝生辰之賜也　乾德元年十二月乙亥唐主上表乞呼名詔不允　二年十一月唐主遣使修貢助安陵改卜也　十一月唐昭惠后殂　壬寅遣作坊副使魏丕如江南弔祭　十二月甲子唐主遣使來修貢　三年二月唐主遣使修貢賀長春節　九月唐

光穆聖尊后鍾氏殂江左龍山澤之利國帑甚富德昌宮其外府也簿籍淆亂不可稽考劉承勳掌宮事器用無算后喪衛士當給服者皆無布但賦以錢其後德昌宮中屋壞得布四十間殆千萬端蓋義祖相吳日所貯也其無政事類此　十月戊申遣染院副使李光嗣如江南弔祭

五年唐主命兩省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與之劇談或至夜分乃罷唐主事佛甚謹中書舍人張洎每見輒談佛法由是驟有寵初唐主於宮苑造寺僧尼常百數先代嬪嬙悉度為尼朝退則僧服誦經拜跪盡瘁不厭僧或犯姦有司請論如律唐主曰刑之則縱其欲矣但令禮佛三百拜赦其罪當

時大臣亦多䟽食持戒以奉佛中書舍人徐鉉獨否然絶好鬼神之說　開寶二年上親征太原六月還次滑州唐主遣其弟吉王從謙來貢唐水部員外郎查元方掌從謙牋奏上命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謙於館多遜弈棋次謂元方曰江南竟如何元方歛袵對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盡君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愧謝曰孰謂江南無人　三年冬唐南都留守建安林仁肇密表言淮南諸州戍兵各不過千人宋朝前年滅蜀今又取嶺表往還數千里師旅罷敝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北渡淮徑據正陽因思舊之民可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對壘以禦之勢不能敵兵起之日請以臣舉兵外叛聞於宋朝事成國家饗其

利敗則族滅臣家明陛下無二心唐主懼無成功徒速敗不從初宜春人盧絳詣樞密使陳喬獻書喬異之推爲本院承旨還沿邊巡檢召募亡命習水戰屢要吳越兵於海門獲舟艦數百艘説唐主曰吳越仇讎也他日必爲北朝鄉導掎角攻我當先滅之唐主曰大朝附庸安敢加兵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州叛陛下聲言討伐且乞兵於吳越兵至拒擊臣躡而攻之其國必亡唐主亦不能用　四年唐主遣其弟吉王從謙來朝貢　十一月癸巳朔江南國主煜遣其弟鄭王從善來朝貢於是始去唐號改印文爲江南國印賜詔乞呼名從之先是國主以銀五萬兩遺宰相趙普普告於上上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

可也普叩頭辭讓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入覲賞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聞之皆震駭服上偉度如此　十二月占城闍婆大食國皆遣使致方物於江南國主國主不敢受遣使來上詔自今勿以爲獻　五年二月上旣平廣南漸欲經理江南因鄭王從善入貢遂留之國主大懼是月始損制度下令稱教改中書門下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修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從善爲南楚國公從鎰爲江國公從謙爲鄂國公宮殿悉除去鴟吻

閏二月癸巳以江南進奉使李從善爲泰寧節度使賜第京師國主雖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募兵

陰為戰守計上使從善致書風國主入朝國主不從但增歲貢而已南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朝廷忌之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之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賜仁肇國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　六年四月遣盧多遜為江南生辰國信使多遜至江南得其臣主歡心及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闕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命中書舍人徐鍇等通夕讎對送與之多遜乃發於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多遜盡得之矣歸即言江南衰弱可取狀上嘉其謀始有意大用　先是江南

饑詔諭國主借船漕湖南米麥以賑之　辛亥國主遣使修貢謝恩賜　江南國主以司空判三司尚書都省湯悅知左右內史事悅以身老國危固辭不許　江南內史舍人潘佑與戶部侍郎李平最相親善佑好神仙事平頗知修練導養之術言多妖妄佑特信之佑嘗言於國主曰富貴之本在厚農桑請復井田之法深抑兼并有買賣者田皆令歸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使盡闢曠土以種桑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符命行下急於星火百姓大撓國主遽追罷之佑疑執政沮已乃歷詆大臣與握兵者兩兩為朋旦夕將謀竊發且言國將亡非已為相不可救江南政事多在尚書省薦平可知省事司天監楊熙澄可任

樞密軍校侯英可典禁軍國主不納佑益忿抗疏請誅宰相湯悅等數十人國主手書教諭之佑遂不復朝謁居家上表言陛下既不能强又不能弱不如以兵十萬助收河東國卒官吏朝覲此亦保國之良策也國主始恨之不復答佑復請致仕入山避難國主以爲狂悖置不問十月佑上第七表曰臣近者連貢封章指陳姦究畫一具罪將數萬言皎若丹青坦然明白詞窮理當忠邪洞分口陛下黨蔽姦回曲容諂僞受賊臣之佞媚保賊臣如骨肉使國家惛惛如日將暮不顧億兆之患不憂宗社之覆以古觀之則陛下爲君無道深矣古有桀紂孫皓破國亡家者自已而作尚爲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以敗亂國家是陛

下亂君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必退之心有死而已終不能與姦臣雜處而事亡國之主使一旦爲天下笑陛下若以臣爲罪願賜誅戮以謝中外國主大怒推其狂詩謗訕始由李平乃先取平下大理獄後使收佑佑即自殺平亦縊死獄中佑嘗與張洎爲忘形之交佑之死洎頗有力焉洎時爲清輝殿學士參與機密恩寵無二清輝殿在後苑中國主不欲洎遠離左右故授以此職洎與太子太傅臨汝郡公徐遼太子太保文安郡公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從子元瑀等出入宣行之中書密院乃同散地　七年江南國主天性友愛以弟從善被留悲不已歲時宴會皆罷爲却登高文以見意於是遣常州

刺史陸昭符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國上不許出其疏示從善慰撫之　六月甲申以從善掌書記江直木爲司門員外郎通判兗州僚佐悉推恩又封從善母陵氏爲吳國太夫人昭符在江南與張洎有隙上雅知之因從容謂昭符曰爾國弄權者結喉小兒張洎何不入使爾歸可諭令一來朕欲觀之昭符懼遂不敢歸　七月盧多遜既還江南國主知上有南伐意遣使願受封策上不許於是復遣閤門使梁迥使焉迥從容問國主曰朝廷今冬有柴燎之禮國主盍來助祭國主唯唯不答迥歸上始決意伐之

初江南人樊若水舉進士不中第上書言事不報遂謀北歸先釣魚采石江上以小船載絲繩其中維南岸而疾棹

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凡數十往反而得其丈尺之數遂詣闕自言有策可進取江南上令學士院試賜及第授舒州團練推官　七月戊辰召若水爲贊善大夫且遣使詣荆湖如若水之策造大艦及黃黑龍船數千艘將浮江以濟師也　先是吳越王俶遣元帥府判官黃夷簡入貢上謂之曰汝歸語元帥當訓練甲兵江南倔强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　八月戊寅俶遣其行軍司馬孫承佑入貢　丁亥辭歸上厚賜俶器幣且密告以師期　九月癸亥命潁州團練使曹翰領兵先赴荆南丙辰復命宣徽南院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洛陽李漢瓊判四方館事田欽祚同領兵繼之　上已部分諸將而未

有出師之名欲先遣使召李煜入朝擇群臣可遣者以盧
多遜嘗言右拾遺李穆操行端正臨事不以死生易節丁
卯遂遣穆使江南穆至諭旨國主將從之光政使門下侍
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
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原矣清輝殿學士右内史
舍人張洎亦勸國主無入朝時喬與洎俱掌機密國主委
信之遂稱疾固辭辭且言謹事大國者蓋望全濟之恩今
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兵甲精
銳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也宜孰計慮無自貽後悔使
還具言其狀上以爲所諭要切江南亦謂穆言不欺已

使還當在此後今并書之

是日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候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等同領兵赴荊南　甲戌以太子中允知荊湖轉運使許仲宣兼南面隨軍轉運使　十月甲申上幸迎春苑登汴隄發戰艦東下　丙戌幸東水門發戰棹東下　江南國主復遣其弟江國公從鎰水部郎中潘慎修重幣入貢且置宴　上皆留之不報　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不敢仰視　壬辰曹彬等發荊南　丁酉以吳越王俶爲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　乙亥曹彬等自蘄陽過江破峽口寨殺守卒八百

人生擒二百七十人獲池州牙校王仁震王宴錢興等三
人　甲辰以曹彬爲昇州西南面行營馬步軍戰棹都部
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都指揮使初王師直趨池州
緣江屯戍皆謂每歲朝廷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遣使奉
牛酒來犒師尋覺□於它日池州守將戈彥遂棄城走
閏十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先是上遣八作使郝守濬率
丁夫自荊南以大船載巨竹絙并下朗州所造黃黑龍船
於采石磯跨江爲浮梁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
者乃先試於石碑口既成命前汝州防禦使靈邱陸萬友
往守之　丁巳曹彬等及江南兵戰於銅陵敗之獲戰船
百餘艘生擒八百餘人　壬戌曹彬至當塗雄遠軍判官

魏羽以城降雄遠即當塗也王師先拔蕪湖又克當塗遂
屯采石磯　丁卯曹彬等敗江南二萬餘衆於采石生擒
一千餘人及馬步軍副都部署楊收兵馬都監孫震等又
獲戰馬三百餘疋馬皆朝廷所賜者　十一月癸未選奉
寧節度使李從善麾下及江南水軍凡一千三百餘人爲
禁旅號曰歸聖詔移石碑鎮浮梁於采石磯繫纜三日而
成不差尺寸王師過之如履平地初爲浮梁國主聞之以
語清輝殿學士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無有此事此必不
成國主曰吾亦謂此兒戲耳於是遣鎮海節度使同平章
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天德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
王師　己丑知漢陽軍李恕敗江南鄂州水軍三千餘人

獲艦四十餘艘　甲午曹彬等言敗江南兵數千人於新寨獲戰艦三十艘鄭彥華杜真與王師遇真以所部先戰彥華擁兵不救真衆大敗　十二月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公私記籍但稱甲戌歲益募民為兵民以財及粟獻者官爵之　丁未漢陽兵馬監押賈光祚敗鄂州水軍三千餘人於江北岸　吳越王俶率兵圍常州俘其軍二百五十人馬八十疋於常州城下癸亥拔利城寨破其軍三千餘衆生擒六百餘人　丙寅曹彬等破江南兵於新林港口斬首二千級焚戰艦六千餘艘　辛未吳越王俶破江南兵萬餘衆於商州北境上　八年正月丙子權知池州樊若水敗江南兵四千人於州界初曹彬等師未

士　上命部州刺史王明爲黄州刺史面授方畧明既視
事亟修葺城壘訓練士卒衆莫諭其意及彬等出師即以
明爲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檢戰棹都部署　辛巳明遣兵
馬都監武守謙等領兵渡江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武昌殺
七百人拔樊山寨是日行營左廂戰棹都監田欽祚領兵
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溧水斬其都統使李雄　甲申王明
言敗鄂州兵三百餘人於江南岸　丙戌樊若水遣兵馬
監押王侁敗江南四千餘衆於宣州界　庚寅曹彬等進
攻金陵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李漢瓊率所部渡秦淮南取
巨艦實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水寨拔之斬首級千數初
次秦淮江南水兵六十餘萬背城而陣時舟楫未具潘美

下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率所部先濟王師隨之江南大敗江南復出兵將泝流奪采石浮梁美旋擊破之擒其神衛都軍頭鄭賓等七人　癸巳命京西轉運使李符益調荊湖軍食赴金陵城下　二月權知潭州朱洞遣兵馬鈐轄石曦領衆兵敗江南兵二千餘人於袁州西界　癸丑曹彬等敗江南兵萬餘衆於白鷺洲斬首五千餘級擒百餘人獲戰艦五千艘　乙卯拔昇州關城守陴者皆遁入其城內殺千餘衆溺死者又千計是月江南知貢舉伍喬放進士張確等三十人

王師已至城下而貢舉猶不廢可見李煜誠不知務者

三月乙亥知盧州邢琪領兵渡江至宣州界攻拔義安寨斬首十餘級　庚寅曹彬等敗江南兵三千餘衆江中擒五百人壬寅遣中使王繼恩領兵數千人赴江南　四月王明言敗江南兵於江州界斬首二千餘級　吳越兵圍常州刺史禹萬成拒守大將金成禮劫萬成以其城降壬戌幸都亭驛臨汴觀飛江兵乘刀魚船習水戰　曹彬等言敗江南兵千餘人於秦淮北　五月甲申吳越王俶言江陰寧遠軍及沿江諸寨皆降　丁酉王明言破江南萬餘衆於武昌奪戰艦五百艘　初陳喬張洎爲江南國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王師王師入其境國主弗憂也日於後苑引僧道誦經講易高談不卹政事軍書告急非徐

元璘等皆莫得通師傅城下累月國主猶不知時宿將皆前死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者暉之子也年尚少國主委以兵柄繼勳素驕貴初無効死意但欲國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衆言輒云北軍强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喜見顏色曰吾固知其不勝也繼勳從子紹傑以繼勳故亦爲巡檢使親近繼勳嘗令紹傑容陳歸命之計國主不從偏裨有募敢死士欲夜出營邀王師者繼勳必鞭其背拘囚之由是衆情憤怒又托以軍中多務罕入朝謁國主召之亦不時至是月國主自出巡城見王師列栅城外旌旂滿野知爲左右所蔽始驚懼乃收繼勳付獄責以流言惑衆及不用命之狀并紹傑殺之繼勳既誅凡兵機處分

皆自澄心堂宣出實泊等專之也於是遣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令贇業之子也擁十萬衆屯湖口諸將請乘漲江速下令贇曰我今進前敵人必反據我後戰而捷可也不捷糧道且絕其為害益深矣國主累促之令贇不從　六月癸卯曹彬等言敗江南兵二萬餘衆於城下奪戰艦數千艘　初江南捷書累至郎吏督李從鎰入貢潘慎修以為國且亡當待罪何貢自是羣臣稱慶從鎰即奉表詣罪上嘉其得體遣中使慰撫供帳牢餼悉從優給　七月壬午復命李穆送從鎰還其國手詔促國主來降且令諸將緩攻以待之金陵未拔　上頗厭兵南土卑濕方秋暑軍中又多疾疫　上議令曹彬等退屯

廣陵休士馬以為後圖盧多遜爭不能得曾知揚州侯陟以受賕不法追赴京師乃私遣人求哀於多遜陟知金陵危蹙多遜教令上急變言江南事上召入見即大言曰江南平在旦夕陛下奈何欲罷兵願急取之臣若悞陛下請夷三族上屏左右召升殿問狀遽寢前議赦陟罪不治

八月癸亥丁德裕言敗江南兵五千餘人於潤州城下時德裕與吳越兵圍潤州也　王師初起江南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侍衛都虞侯劉澄舊事藩邸國主尤親任之乃擢為潤州留後臨行謂曰卿大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非卿不可副孤心澄乃泣涕奉辭歸家盡以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圖勳業

國主聞之喜及吳越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出兵拒之
時澄已懷向背堅曰兵勝則可不勝則立爲擄兵救至而
後圖戰未晚也國主尋命淩波都虞候盧絳自金陵引所
部舟師八千突長圍來救絳至京口舍舟登岸與吳越兵
戰吳越兵少卻絳方入城圍復合固守踰月自相猜忌澄
已通降款慮爲絳所誅徐謂絳曰聞者言都城受圍日急
若都城不守守此亦何爲絳亦知城終陷乃曰君爲守將
不可棄城而去宜赴難者唯絳可耳澄僞爲難色久之曰
君言是也絳遂潰圍而出絳已去澄徧召諸將卒告曰澄
城守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爲生計諸君以爲何如
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有變亦泣曰澄受恩固深於諸君

且有父母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耳諸君不鬪楚州耶初周世宗圍楚州久不下既克盡屠之故澄以此脅衆　九月戊寅澄帥將吏等請降潤州平絳聞金陵危甚乃趨宣州日夕酣飲爲樂或勸赴難不答　初李從鎰至江南諭上旨國主欲出降陳喬張洎廣陳符命以爲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退兵國主乃止李穆既還上復命諸將進兵及潤州平外圍愈急始謀遣使入貢求緩兵道士周惟簡嘗以冠褐侍講周易累官至虞部郎中致仕於是張洎薦惟簡有遠略可以說吳罷兵復召爲給事中與修文館學士承旨徐鉉同使京師十月己亥曹彬等遣使送鉉及惟簡赴闕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

來也將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討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除詳矣於是大臣亦先白於上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上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旣而鉉朝於庭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上徐召之升殿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上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　上雖不為緩兵然所以待鉉等皆如未舉兵時壬寅鉉等辭歸江南　丁巳江南國主復遣使入貢求緩師　戊午改潤州鎮江軍朱令贇自湖口以衆入援號十五萬縛木為筏長百餘丈戰船大者容千人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王明率所部兵屯獨樹口遣其子馳騎入奏且請增造船三百

以禦令贇上曰此非應急之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使令明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即稍逗遛江水淺涸不利舸令贇獨乘大航高十餘重上建大將旗幟至皖口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劉遇聚兵急攻之令贇勢蹙因縱火距關會北風甚大反及之其衆悉潰己未生擒令贇及戰棹都虞候王暉等獲兵仗數萬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　十一月徐鉉及周惟簡還江南未幾國主復遣入奏辛未對於便殿言李煜事大之禮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見非敢距詔也乞緩兵以全一方之命其言甚切至上與反復數四鉉聲氣愈厲上怒因按劍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

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它人鼾睡乎鉉惶恐而退上
復詰責惟簡惟簡益懼乃言臣本居山野非有仕進意李
煜強遣臣來耳臣素聞終南山多靈藥它日願棲隱上憐
而許之仍各厚賜遣還　庚辰王明言敗江南兵萬餘人
於湖口獲戰艦五百艘兵仗稱是先是曹彬等列三寨攻
城潘美居其北以圖來上上視之指北寨謂使者曰此宜
深溝自固江南人必夜出兵來寇爾亟去語曹彬等併力
速成之不然將為所乘矣賜使者食且召樞密使楚昭輔
草詔令徙置戰棹以防它變使者食已即行彬等承命自
督丁夫掘塹塹成丙戌江南人果夜出五千襲北柵人持
一炬鼓譟而至彬等縱其來乃徐擊之皆殲焉其將帥佩

口印者凡十數人　王師圍金陵自春徂冬居民樵采路
絕兵又數敗城中奪氣曹彬終欲降之故每緩攻累遣人
告國主曰此月二十七日城必破矣宜早爲之所國主不
得已約令其子清源郡公仲寓入朝既而久不出前數日
彬日遣人督之且告曰郎君不須遠適到寨即四面罷攻
矣國主終聽左右之言以爲城堅如此豈可剋日而破但
報云仲寓趣裝未辦宮中宴餞未畢二十七日乃可出也
彬又遣人告曰若二十六日出亦無及矣國主不聽先是
上數遣使者諭彬以勿傷城中人若猶困鬭李煜一門切
無加害於是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
病非藥石所愈須諸公共爲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

彬之病愈矣諸將許諾乃相與焚香約言旣畢彬即稱愈乙未城陷彬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國主乃奉表納降與其羣臣迎拜於門即選精卒千人守其門外令曰有欲入者一切拒之始國主令積薪宮中言若社稷失守則盡室赴火死及見彬慰安之且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厚自齎裝旣爲有司所籍一物不可復得矣因復遣煜入宮惟意所欲取行營左廂戰棹都監梁迥及田欽祚等皆諫曰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但笑而不答迥等力爭不已彬曰煜素無斷今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可亡慮也又遣五百人爲輦載重寶煜方憤嘆國亡無意蓄財所採持極鮮頗以黃金分賜近臣彬旣入金陵申嚴禁暴之令士大夫

賴彬保全否得其所親屬爲軍士所掠者即時遣還之因大蒐於軍無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委轉運使許仲宣按籍檢視彬一不問師旋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　十一月己亥朔江南捷書至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有八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有五羣臣皆稱賀　上泣謂左右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思布聲教以撫養之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此實可哀也即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饑民辛丑赦江南管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僞署文武官吏見釐務者並仍其舊又詔不得侵犯李煜父祖邱壟令太子洗馬呂龜祥詣金陵籍李煜所藏圖書送闕下　九年正月辛未曹彬遣翰林副使郭守文奉露布以江南國主李煜

及其子弟官屬等四十五人來獻上御明德門受獻煜等素服待罪詔並釋之各賜冠帶器幣鞍勒馬有差有司議獻俘之禮如劉鋹上曰煜嘗奉正朔非鋹比也寢露布不宣煜初以拒命頗懷憂志不欲生見上守文察知之因謂煜曰國家止務恢復土以致太平豈復有後至之責耶煜心始安徐鉉從煜至京師上召見鉉責以不早勸煜歸朝聲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而國滅亡罪固當死不當問其它上曰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賜坐慰撫之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王師圍城洎所草召江上救兵蠟彈內書也洎頓首請死曰實臣所為也此其一耳它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

愛上初欲殺洎及是奇之謂曰卿大有膽朕不罪卿今事我無替昔之忠也　乙亥以李煜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其子弟皆授諸衛大將軍　丙子以煜司空知左右內史事湯悅爲太子少詹事太子太保徐遊左內史侍郎徐鉉爲太子率更令右內史舍人張洎王克貞爲太子中允　庚戌以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曹彬爲樞密使領中武節度步軍都虞候劉遇領大同節度使　州刺史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汾州防禦使東上閤門使梁迥領汾州團練使西頭供奉官李繼隆爲莊宅副使賞江南之功也彬歸自江南詣閤門進牓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始彬之行上許以使相爲賞及還

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為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有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　初李煜既降曹彬令煜作書諭江南諸城守皆相繼歸順獨江州軍校胡則與牙將宋德明殺刺史據城不降詔都指揮使曹翰為招安巡檢使率兵討焉江州城險固翰攻之不克自冬訖夏死者甚衆四月丁丑始拔之衆猶巷鬬時胡則病甚臥牀上翰執縛責其拒命對曰犬吠非其主公何怪也翰腰斬之并殺德明　六月己亥以潁州團練使曹翰為桂州觀察使仍判潁州賞平江南之功也　十月太宗即位煜封隴西郡公去違命之號　太

平輿國二年右千牛衛上將軍李煜自言其貧詔賜錢三百萬煜雖貧張洎猶丐索之煜以白金頮面器與洎洎意歉然時潘謹修掌煜記室洎疑謹修教煜素與謹修善自是亦稍疎焉二月己未詔李煜常俸外增以它給　三年上幸崇文院觀書召李煜等令縱觀上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中簡策多卿舊物近猶讀書否煜頓首謝因賜飲中堂盡醉而罷　七月壬辰贈太師吳王李煜卒上為輟朝三日初鄭彥華之子文寶仕煜為校書郎歸朝不復叙故官煜時在環衛文寶欲一見慮守者難之乃被蓑荷笠為漁者既得入因說煜以聖主寬宥之意宜謹節奉上勿以它慮議者咨其忠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

太祖皇帝

收復嶺南

建隆元年南漢宦者陳延壽言於南漢主曰陛下所以得立由先帝盡殺羣弟故也南漢主以為然三月丁巳殺其弟桂王璇興二年初南漢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其身因宦者陳延壽以見南漢主於內殿設幄帳陳寶貝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坐帳中宣禍福呼南漢主為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內太師龔澄樞女侍中盧瓊仙等附之胡子每謂南漢主言瓊仙澄樞延壽等皆上天賜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是歲芝蘭生殿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

并旁石自起行百餘步乃仆胡子皆以爲符瑞風羣臣入
賀　三年南漢許彥真旣誅鍾允章益恣橫惡龔澄樞等
居已上頗侵其權澄樞恐會有告彥真與先主麗妃私通
者澄樞發其事彥真懼遂謀殺澄樞遣西班將軍王仁遇
告彥真父子謀反下獄族誅之南漢主納李托二女長爲
貴妃次爲美人皆有寵拜托爲內太師政事必先稟托而
後行　乾德二年九月戊子南面兵馬都監引進使丁德
裕與潭州防禦使潘美朗州團練使尹崇珂衡州刺史張
勳帥兵攻郴州克之殺其刺史陸光圖及招討使暨彥贇
餘衆保韶州初南漢主愛將邵廷琄累言於南漢主曰漢
乘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

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今聞真主已出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請飭兵備不然悉內府珍寶遣使通好也南漢主恬然莫以為慮遽以廷琄言直深恨之及是始懼思廷琄言乃以廷琄為招討使領舟師屯洸口

三年邵廷琄屯於洸口以侍王師會王師退舍廷琄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譖廷琄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六月遣使賜廷琄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琄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八月南漢宦者莫少憐等七人來降

四年南漢西北面招討使吳懷恩受命作龍舟躬自臨視多行捶撻匠毆彥希因運斤斫其首懷恩為將數有功

及被害國人愈恐南漢主命潘崇徹代其任　開寶元年
三月潘崇徹以飛語見疑南漢主遣內侍監郭崇岳來覘
其軍戒之曰崇徹果有異志既就誅之至桂州崇徹嚴兵
衛以見之崇岳不敢發還白南漢主曰崇徹日夕領伶官
百餘輩衣錦繡吹玉笛為長夜之飲不恤軍政非有反謀
也南漢主怒會崇徹單騎來歸南漢主釋不問但奪兵權
而已初王師克郴州獲南漢內品十餘人有余延業者人
質么麽上見之因問其國政事延業具言累世奢侈殘酷
之狀上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於是道州刺史王繼
勳劉鋹肆為昏暴民被其害又數出寇邊請王師南伐上
猶未欲亟力以兵乃命唐主諭意令南漢主先以湖南舊

地來獻唐主遣使致書南漢主不從　二年以右補闕王
明爲荆南轉運使將用兵於嶺南也　三年八月唐主復
令知制誥潘祐作書數千言諭南漢主以歸款於中國遣
給事中龔愼儀往使南漢主得書大怒遂囚愼儀驛書荅
唐主甚不遜唐主以其書來上上怒決意伐之　九月已
亥朔以潭州防禦使潘美爲賀州道行營兵馬都部署朗
州團練使鄴人尹崇珂副之道州刺史王繼勲爲行營馬
軍都監仍遣使發諸州兵赴賀州城下丁卯潘美等言大
敗南漢萬餘衆克富州先是南漢舊將多以讒死宗室翦
滅殆盡掌兵者惟宦人數輩城壁濠隍俱飾爲宮館池沼
樓艦器甲輒腐敗不治及王師次於白霞賀州刺史陳守

忠遣使告急內外震恐南漢主遣龔澄樞馳驛往賀州宣
慰時士卒久在邊多貧乏聞澄樞至以爲必大加賞賚皆
喜而澄樞出空詔撫諭衆皆解體王師拔馮乘前鋒至芳
林澄樞惶懼乘輕舸遁歸是月癸丑遂圍賀州南漢主召
大臣議皆請以潘崇徹將兵拒王師崇徹自罷兵柄常怏
怏於是辭以目疾南漢主怒曰何須崇徹伍彥柔獨無方
略耶遂使彥柔將兵來援戊午王師聞彥柔至退二十里
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
登岸踞胡床指揮而伏兵卒起彥柔衆大亂死者十七八
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中人猶堅守弗下隨軍
轉運使王明言於潘美曰當急擊之恐援兵再至則爲所

乘我師老矣諸將頗猶豫明乃躬擐甲冑率所部護送輜重卒百餘人丁夫數千畚鍤皆作埋其塹直抵城門城中人大懼遂開門以納王師王師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加潘崇徹爲内太師馬步軍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會王師徑趨昭州崇徹但擁衆自保而已　十月行營馬軍都監道州刺史王繼勲卒詔以郴州刺史朱憲代之王師破南漢開建寨殺數千人擒其將靳暉昭州刺史田行稠棄城遁桂州刺史李承進亦奔逆取昭州桂州　十一月王師克連州南漢招討使盧收率其衆退保清遠南漢主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　十二月初南漢取桂

連二州皆徙其民毋得居城内戊子令長吏招撫立里閭
給廬舍以處之王師長驅至韶州都統李承渥領十餘萬
陣於蓮花峰山下南漢人教象爲陣每象載十餘人皆執
兵仗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勢王師集勁弩射之象奔踶
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以身免遂取韶州
擒其刺史辛延渥及諫議大夫鄧文遠延渥間道遣使勸
南漢主迎降六軍觀軍容使李托深沮其議國中震恐南
漢主始命壍東壕爲距守計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媪梁鸞
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乃以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
統衆六萬屯馬逕列栅以抗王師距番禺才百餘里　四
年正月王師克英雄二州南漢都統潘崇徹來降是月王

師次瀧頭南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瀧頭山水險惡潘
美疑有伏兵乃挾其使而速度諸險甲子至桐口乙丑至
馬逕屯雙女山直瞰郭崇岳栅遊騎數出挑戰崇岳本無
將材所將多韶英敢卒闘志皆盡植廷曉欲戰崇岳不從
但堅壁自守晝夜禱祠鬼神而已南漢主取船十餘艘載
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與衛兵千餘盜其船
以走南漢主懼乃遣右僕射蕭漼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
詣軍門乞降潘美即令部送赴闕漼等旣入不反南漢主
益懼復令崇岳戒嚴　二月丁卯朔又遣其弟判六軍十
二衛禎王保興率國內兵來拒植廷曉謂崇岳曰北軍乘
席捲之勢其鋒不可當也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痍之餘今

不驅衆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庚午廷曉乃領前鋒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冀其奔衝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遂死之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王明曰彼編竹爲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乘其擾亂夾擊之此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煙埃坌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保興逃歸龔澄樞李托與內侍中薛崇譽等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爾今盡焚之所得空城必不能久駐當自還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　辛未王師至白田南漢主素服出降潘美承制釋之遂入廣州俘其宗室官屬九十七人與南漢主皆縶於龍德宮保興初匿民間後乃獲之有閹工百

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夥人多矣吾奉詔戮罪正為此等
命悉斬之美以露布告捷己丑至京師庚寅羣臣稱賀遂
賜宴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辛
卯赦廣南管內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偽署官並仍舊無名
賦斂咸蠲之除開寶三年以前逋租亡命山林者釋罪招
誘丈民僧道被驅率者官給牒聽自便民饑者發廩賑之
諸軍俘獲悉還其主縱遣劉鋹父祖守墳宮人　四月壬
申詔以南面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同知廣州
潘美遣使部送劉鋹及其宗黨官獻於京師鋹至公安
邸吏龐師進迎謁學士黃德昭侍鋹鋹因問師進何人德
昭曰本國人也鋹曰何為在此德昭曰高皇帝居藩日歲

貢大朝輜重皆歷荆州乃令師進置郵於此造車乘以給
饋運耳鋹歎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
宗山河乃大朝境土也因泣下久之既至舍於玉津關上
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劾問翻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於
龔澄樞李托薛宗譽上復遣使問澄樞等此誰之謀皆俛
首不對諫議大夫王珪謂托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
專火又自内中起今尚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澄樞
等乃引伏　五月丁未朔有司以帛係鋹及其官屬先獻
太廟太社上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詰責
鋹鋹對曰臣年十六僭偽號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
不得自由在國時臣却是臣下澄樞等却是國主對訖伏

地待罪上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扎崇譽斬於千秋門外釋鋹罪并其官屬稹王保興等各賜以冠帶器幣鞍馬尋以保興爲左監門衛率府率丁酉以右補闕王明爲秘書少監領韶州刺史廣南諸州轉運使王師南伐明知轉運事嶺道險絶不通舟車但以丁夫負荷糗糧數萬衆仰給無闕每下郡邑必先收其版籍固守倉庫頗亦參預軍畫上嘉其功故擢用焉辛丑宴劉鋹於崇德殿六月壬申置市舶司於廣州以知州潘美尹崇珂並兼使通判謝玭兼判官命學士院使廣南僞官取書判稍優者授上佐令録簿尉壬午以劉鋹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封恩赦侯俸外别給錢五萬米麥五千斛鋹體質豐碩眉目俱

跡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眞珠結鞍馬爲戲龍之狀尤爲精妙詔示上方諸工官皆駭伏上給錢一百五十萬償其直

鋹在國時多置酖以毒臣下一日上乘肩輿從數十騎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詔賜鋹巵酒鋹疑之奉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爲大梁布衣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上笑曰朕推赤心置人心腹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飲之別酌以賜鋹鋹大慙頓首謝

六年南漢靜海節度使丁璉聞嶺南悉平遣使朝貢五月戊寅以璉爲靜海節度使　八年十二月己未以恩赦侯劉鋹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去恩赦侯之號

九年十月太宗即位 十一月鋹封衛國公 太平興國二年詔劉鋹常俸外增以他俸 四年遣潘美等征太原宴於長春殿時劉鋹及淮海王俶武寧節度使陳洪進等皆與鋹因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爲諸國降王長上大笑賞賜甚厚鋹詼諧類此 五年三月贈太師南越王劉鋹卒輟三日朝

收復吳越 太宗朝附

建隆元年二月己卯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錢俶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三月丁巳吳越王俶遣使來賀登極 八月宴近臣於廣德殿江南吳越朝貢使皆預 二

年十二月遣殿直孫全章使吳越賜以羊馬槖駞等　三年八月庚寅以鎮海鎮東節度副大使錢惟濬爲建武節度使惟濬吳越王之子也俶請授以嶺南旄鉞上從之乾德元年十月吳越王遣惟濬入貢助南郊　三年吳越俶遣使修貢　四年二月以兩浙牙內都指揮使台州團練使錢惟治領寧遠節度使依前兩浙牙內都指揮使惟治吳越王之長子也　開寶元年十月丙子吳越遣建武節度使惟濬來朝貢命知制誥盧多遜迎勞之　二年正月以錢惟濬爲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奉其父命來助祭將還特詔增秩上待惟濬甚異嘗召宴苑中令黃門奏簫韶樂與諸王同席而坐賜白玉帶緞珠衣水晶鞍勒御馬錫

賚鉅萬計辭日又賜襲衣玉帶金鞍勒馬　四年十一月丙申吳越王遣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來朝貢　七年先是吳越王遣元帥府判官黃夷簡入貢上謂之曰汝歸語元帥訓練兵甲江南倔强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傳也特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儲峙什物無不悉具乃召進奏使錢文贄謂之曰朕數年前令學士承旨陶穀草詔比於城南建離宮令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朝者賜之且以詔草示文贄遂遣使賜俶羊馬諭旨於俶戊寅俶遣其行軍司馬孫承祐入貢丁亥辭歸上厚賜答幣且答告以師期承祐俶妃之兄本倫人以妃故

貴近用事專其國政時謂之孫總監言無所不領轄也
十月丁酉以吳越王俶爲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
仍賜戰馬二百疋遣客省使丁德裕以禁兵部騎千人爲
俶前鋒且監其軍　十一月戊子吳越王遣使修貢謝招
撫制置之命也幷上江南國王所遺書其畧云今日無我
明日豈有君明天子一旦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八年四月吳越兵圍常州刺史禹萬誠距守大將金成
禮劫萬誠以降吳越初起兵丞相沈子虎諫曰江南國
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遂罷子
虎政事命通儒學士崔仁冀代之總其兵要　五月壬申
詔加吳越王守太師以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同平

章事寧遠節度使惟治為奉國軍節度使行軍司馬孫承祐為平江節度使行營兵馬都監丁德裕權知常州先是詔吳越王以兵屬大將烏程沈承禮隨王師進討甲申俶遣使入貢謝恩　十二月江南平先是上嘗召吳越進奏使任知果令諭旨於王俶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復還不久留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崔仁冀亦告俶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名上策也俶深然之　丁卯俶請赴長春節朝覲詔許之　九年二月上聞吳越王將入朝辛亥遣皇子與元尹德昭至睢陽迎勞之己未吳越王及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等入見

崇德殿宴長春殿先是　車駕幸禮賢宅案視供帳之具及至即詔俶居之寵賚甚厚俶所供奉亦增倍於前□□□□大宴大明殿甲子詔俶惟濬宴射苑中丁卯幸禮賢宅　三月庚午命吳越王劍履上殿詔書不名辛未以俶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為吳越王妃宰相謂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典上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即令其子惟濬持詔賜之先是上數召俶與惟濬宴射苑中惟諸王預坐俶拜輒令內侍掖起俶感泣又嘗令俶與晉王光義京兆尹廷美叙兄弟之禮俶伏地叩頭固辭得止　上將西幸俶請扈從不許乃留惟濬侍祠遣俶歸國是日御講武殿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泣涕願三

歲一朝上曰川途遥遠旅有詔乃來也先是羣臣皆有章疏欲留俶而取其地上不從於是命取一黄複以賜俶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啟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既歸每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徙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益以乘輿服玩為獻製作精巧每修貢畢列於庭焚香而遣之　六月癸卯吳越王俶遣使入貢謝朝覲殊禮及放令歸國也　十月太宗即位　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吳越王遣其子温州刺史惟濬來修貢賀登極　己卯吳越王妃孫氏薨詔給事中程羽為弔祭使二月癸巳吳越王遣使來修時貢以鎮軍安撫使知越州錢儀擕真等

州觀察使仍知越州宣德軍安撫使知湖州錢信爲新嬀儒觀察使仍知湖州儀信皆吳越之弟　己亥吳越王以山陵有期遣使來修聘禮　三月甲子吳越王復遣使來修貢　閏七月己酉遣翰林學士李昉使吳越　九月吳越王將入朝先遣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來貢壬辰詔戶部郎中侯陟至泗州迎勞之及惟濬至賜賚無算三年二月以吳越王將至癸酉命四方館使梁迥往淮西迎勞之　三月己丑以吳越王將至遣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至宋州迎省　癸卯吳越王先遣平江節度使孫承佑入朝奏事上優禮之乙巳即命承佑護諸司供帳勞俶於近郊又命齊王廷美宴俶於迎春苑己酉俶見於

崇德殿寵賚甚厚即日賜宴於長春殿俶倧佐崔仁冀黃夷簡等皆預坐　四月壬戌復宴吳越王於崇德殿初吳越王將入朝盡輦其府實而行分爲五十進犀象錦綵金銀珠貝茶綿及服御器之物逾鉅萬計俶意求反國故厚其貢奉以悅朝廷宰相盧多遜勸上遂留俶不遣凡三十餘請不獲命會陳洪進納土俶恐懼乃籍其國兵甲獻之是日復上表乞罷封吳越國及解天下大元帥之職寢書詔不名之制且求歸本道上不許俶不知所爲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獨與仁冀決策是日遂上表獻所管十三州一

軍上御乾元殿受朝如冬正儀倣朝退將吏寮屬始知之千餘人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凡得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兵十一萬五千三十六　丙戌命考功郎中范旻權知兩浙諸州事錢氏據兩浙踰八十年外厚貢獻內侍奢僭地狹民衆賦斂苛暴雞魚卵菜茄纖悉收取斗升之逋罪至鞭背每笞一人則諸案吏人各持其簿列於庭先唱一簿以所負多少量為笞數笞已次吏復唱而笞之盡諸簿乃止少者猶笞數十多者至五百餘訖於國除民苦其政旻既至悉條奏請蠲除之詔從其請　丁亥封錢俶為淮海國王以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為淮南節度使奉國節度使惟治為鎮江節度使平江節度使孫承

鎬爲泰寧節度使威武節度使沈承禮爲安化軍節度使浙江西道鹽鐵副使崔仁冀爲淮南節度使　戊子德音赦兩浙管內諸州給復一年　七月中元節張燈詔有司於淮海王俶第前設燈山陳聲樂以寵之

江休復雜誌進錢買燈蓋此事也休復誤以爲上元

八月詔兩浙發淮海王俶緦麻以上親及所管官吏悉歸闕凡舟千四百艘所過以兵護送之初淮海王俶入朝命其子鎮國節度使惟治權知吳越國事一夕廐中火惟治率兵臨高下視令親信十數輩仗劍申令敢後顧者斬頃之火息妻族隸帳下者恃親犯法惟治命杖脊於府門於是惟治悉奉兵民圖籍帑廩管鑰授知杭州范旻與其弟

惟演等皆赴闕詔遣內侍護諸司供帳勞於近郊壬申對於長春殿各賜衣帶鞍馬器幣　十月杭州送錢俶伶人凡八十有一人詔付教坊隸習尋以三十六人還杭州四十五人賜俶　四年上親征太原五月劉繼元降上顧謂俶曰卿能保全一方以歸於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　五年六月初以禮賢宅賜錢俶俶以白金三百斤爲謝八月戊戌幸錢俶第視疾賜俶銀萬兩絹萬疋錢百萬金器千兩又賜俶子惟濬惟治銀各萬兩　六年三月己未以淮南節度副使崔仁冀爲衛尉卿淮海王俶言其才可用故也　十二月淮海王俶等賀郊祀貢馬皆萬爲廊吏所發詔釋其罪　八年十二月淮海王俶三上表乞解兵馬大

元帥國王尚書令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等官詔止罷元帥餘不許　雍熙元年十二月庚辰淮海國王錢俶改封漢南國王　四年二月丙申以漢南國王錢俶為武勝節度使改封南陽國王俶始被病家居有黃門趙海乘酒夜造其第求見俶因出藥一粒與之謂俶曰此藥上所賜願王餌之俶因餌焉既去家人皆惶惑不測俶曰主上待我厚所賜必良藥也又何疑哉後數日上聞大驚捕海繫獄決杖流海島於是以俶久病詔免入辭　壬子俶四上表讓國王　甲寅改封許王　端拱元年二月武勝節度使許王錢俶封鄧王　六月戊寅武勝節度使□□□□□中書令鄧王錢俶卒上為輟視朝七日追封秦國王命中使

護喪事葬洛陽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四十年爲元帥三十五年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　十一月錢俶夫人俞氏獻女樂十人上不納厚賜遣還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

太祖皇帝

親征河東 太宗朝附

建隆元年先是北漢誘代北諸部侵掠河西之地詔諸鎮會兵以禦之三月定難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李彝興言遣都將李彝進援麟州北漢引衆去北漢主知昭義節度使李筠有異志潛以蠟書誘筠筠執監軍亳州防禦使周光遜等送於北漢納款求援　五月辛酉以洺州團練使博野郭進爲本路防禦使兼西山巡檢使備北漢也北漢主遣內園使李弼以詔書金帛善馬賜李筠筠遣劉繼沖詣晉陽請北漢舉兵南下已爲前導北漢主即日大閱

傾國自將以出至太平驛筠身率官屬耆老迎謁筠還遣
宣徽使萊人盧贊監其軍　丁巳上親征李筠　六月辛
巳克澤州李筠赴火死獲沼州宰相衛融北漢主聞筠敗
自太平驛遁還晉陽　七月戊申上至京師因使衛融致
書北漢主求周光遜等約亦歸融太原北漢主不報辛亥
以融爲太府卿　武勝節度使張永德來朝上將有事於
北漢因密訪策畧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爲援
未可倉卒取也臣以爲每歲多設游兵擾其田事仍發間
使諜之先絶其援然後可圖上曰善　九月壬寅李繼勲
言帥師入北漢境燒平遥縣虜掠甚衆　十月晉州兵馬
鈐轄鄭州防禦使荆罕儒戰没　二年十一月晉州言敗

北漢兵於汾西獲馬牛驢數千計　十二月乙未昭義節度使李繼勲奏敗北漢軍千餘人斬首百餘級　三年正月北漢寇潞晉二州守將擊走之　四月邢州言北漢民四百七十人來降　戊申北漢寇麟州防禦使楊重勲擊之　七月北漢捉生指揮使路貴等十一人來降並補內殿直　乾德元年七月丁巳安國節度使王全斌言與西山都巡檢使洺州防禦使郭進等率兵入北漢界獲生口數千人來獻詔釋之　八月丁亥王全斌言復與郭進曹彬等攻北漢樂平縣降其拱衛指揮王超等及所部兵一千八百人北漢侍衛都指揮使蔚進等卷蕃漢兵來救三戰皆敗之遂下樂平即建為樂平軍辛卯以樂平降兵為

效順軍丙申北漢靜陽等十八寨首領相帥來降　九月北漢主誘契丹兵攻平晉軍命洺州防禦使郭進濮州防禦使張彥進客省使曹彬趙州刺史陳萬通領步騎萬餘往救之未至一舍北漢引兵去　十一月乙亥上將有事於南郊命沿邊諸將分道略北漢境　十二月遣內客省使曹彬通事舍人王繼筠分詣晉潞州與節度使趙彥徽李繼勲會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　初北漢主嗣位所以事契丹者多略不如世祖時每事必稟之劉旻廟號世祖於是契丹遣使持書來責北漢主得書恐懼遣使重幣往謝契丹執其使不報北漢主再遣使修貢契丹又執其使不報北漢地薄產少又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

臺僧繼容爲鴻臚卿繼容故燕王劉守光之子爲人多智善商財利世祖頗倚賴之繼容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蓄積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容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鑛烹銀北漢主取其銀以輸契丹歲千金因即其冶建寶興軍

乾德二年正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兵馬鈐轄康延紹等帥步騎萬餘攻遼州北漢馬軍都指揮使郝貴超領兵來援戰於城下貴超大敗刺史杜延韜危蹙與拱衛都指揮使冀進兵馬都監供奉官侯美籍部下兵三千人舉城來降北漢尋誘契丹步騎六萬人入寇繼勳復與彰德節度使羅彥瓌西山巡檢使郭進內客省使曹彬等領六萬

眾赴之大破契丹及北漢軍於遼州城下　二月乙未北下闕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